

- ▶ 记录一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叙述一个老街区的消失过程
- ▶ 反映一段历史变迁的躁动 留下一组史实的影像资料

老西安

陳忠實

消失的街区

“游艺市场”

影像长安

SHADOWS OF OLD XI'AN

秦岭 / 摄影 叶子胜 / 文

PHOTOGRAPHER: Qin Ling

WRITER: YE ZiSheng



陕西电子音像出版社

此书谨献给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

曾经生活在游艺市场里的父老乡亲

像长安

SHADOWS OF OLD XI'AN

老西安

消失的街区“游艺市场”

THE DISAPPEARED RECREATIONAL
SQUARE

秦岭 / 摄影 叶子胜 / 文

PHOTOGRAPHER: Qin Ling
WRITER: Ye ZiSheng

监 制：曹 刚

责任编辑：张立志

装帧设计：龙山文化

影像长安

老西安

消失的街区“游艺市场”

作 者：秦 岭 叶子胜

出版发行：陕西电子音像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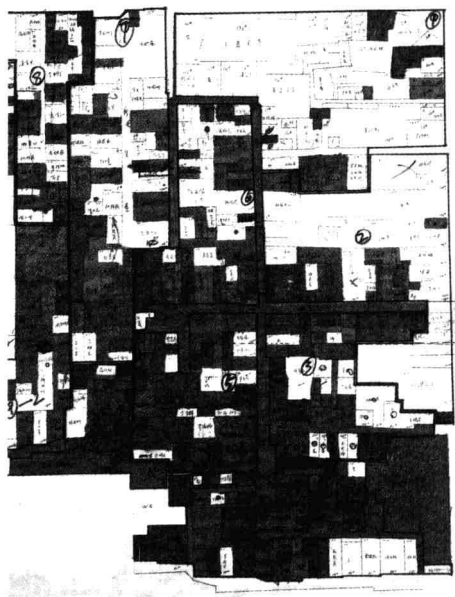
制版印刷：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

编 码：ISRC CN-H04-09-0022-0/V.J4

版 次：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2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西安，一座古城。西安人，一方情浓血热的炎黄子孙。毗邻而居，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和秦岭，常常抑制不住回味儿时的记忆，游城河，爬城墙，穿越城边的小树林，摇头晃脑地唱童谣“四四方方一座城……”

成年后，我们有了各自的事业，但都不曾长久地远离这座古老的城市。依稀记得，秦岭很早就开始拍摄照片，内容不乏城墙、城河和西安人。今天，当那些寻常而又平凡的人和事，被他定格下来，用影像的方式、影像的语言、影像的理念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幅西安城的人文市井图，一本西安城的影像史录集。

去年，秦岭准备集中精力拍摄游艺市场拆迁专题的时候，问我，一个老街区的消失，意味着什么？我说：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发展。他又问，变革和发展意味着什么？我说：人类的进步。他说，那好，我还是继续去拍摄那些脚印，那些最普通的脚印吧。

游艺市场，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称谓和历史文化元素浓郁的地方，在西安有着深厚的人文渊源，流传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。历史清晰地记载，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6月9日，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阻拦日军进一步侵犯中原大地，炸开了位于河南郑州北部的花园口黄河大堤，此举淹没了豫、皖、苏地区44个县，造成了大片的黄泛区，使得数以百万计的骨肉同胞流离失所、背井离乡，今天西安的解放

路、太华路、道北一带也成为其聚集地之一。而“游艺市场”的形成和名噪一时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逐渐勃发的。我们翻开秦岭的这本书，你完全可以看到游艺市场的脉络和走势，三万余字的叙说与影像完美的配合，使得一个真实的游艺市场比较全面和立体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，且栩栩如生。

秦岭拍摄西安城的人文情景已经有许多年头了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：“用手中的照相机，给西安和后人留下一些原生态的记录，不去‘修饰’，不去‘赞美’，让人性的温暖和永恒自然而然地显现，就像‘爱情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一样，让‘爱’绵延，让影像画面尽可能地折射出哲学的光辉。”他的这种“写实”记录，自然真实、温暖亲切。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然、真实和亲切，恰恰形成了一个与影像记录有着天然联系的内在关系，他常常因此而激动，又义不容辞地将这种“温暖的纪实”“人文市井的白描”，融入自己的生活，成为自己影像追求的核心。

日升月落，斗转星移，在这座传承了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都市里，我们休养生息，这里有我们的父母，有我们的兄弟姐妹，有我们的父老乡亲，更有养育我们的皇天后土……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，秦岭的拍摄也依然继续，就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，就在我们的身旁，就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。

是为序。

刘铁泉

2009年9月9日于南院门





影像西安

已亥夏月

西安民乐园万

SHADOWS OF OLD
THE DISAPPEARED
SQUARE







1985年的游艺市场俯瞰，远处是解放路上很有名的“大华棉布店”



序

引子

002

曾经风尘驻留的老街区

004-011

曾经风喉的游艺市场

012-023

无法停下的笔墨

024-045

不能不说的故事

046-057

余味萦绕的涮锅楼

058-069

流离失所的落脚处

070-073

无法了断的相思地

074-081

不曾远离的老街区

082-0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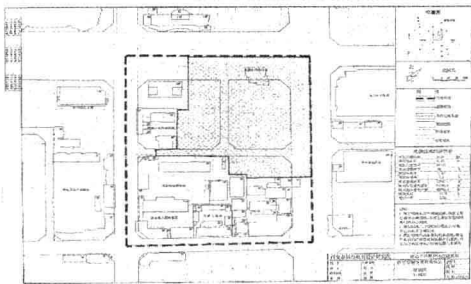
无法忘却的游艺市场

090-100

后记

101

游艺市场棚户改造项目



这座城市已经三千多岁了，我搜罗了许多词汇给它，比如“古老”、“悠久”、“沧桑”、“辉煌”、“曾经”等等。母亲说，她和父亲来这座城市的时候，是骑着骡子来的，跟着部队走了十来天，然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在城里安了家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我。

母亲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有五十年，是她让我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来到了人间，带着我不曾记起的啼哭，落脚到了这座城里，那也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二十多年前我迷上了一个在这座城市里土生土长的人，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给嫁掉了。母亲说，儿大不由娘，女大想情郎，土生土长的好，想郎不忘娘。于是乎，我就干脆把这个土生土长的人叫做“土人”。

后来，母亲去世了。母亲去世的时候非常突然，转眼即逝，我没有在她的身旁。母亲留给我的只有莫大的遗憾和越来越不能自己的对“不忘娘”的思念与体味。

再后来，“不忘娘”的情思慢慢涟漪开来，这座城就成为我和“土人”不想再“遗憾”的一个组成部分。“土人”说：“人一旦经历了刻骨的难忘就一定会重新开始许多。我们经历了遗憾，就不要再有更多的遗憾。逝去了就不会再来了，能意识到的，就赶快去做。就让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给这座城留下一点点只言片语。”于是我和他开始了对这座城原生态的“写实”行动，我们叫它“珍藏西安”、“留下西安”。

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感受来记载这座城市，来描述这座城里普通百姓与这座城的交融，给这座城留下一些它的人文景观和人文印记，给我们自己，也给我们的孩子，就像母亲说的“想郎不忘娘”。

这座城的名字古时候叫做“长安”，现在叫西安，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有着显赫地位的城市。现在我们将要说的就是这座城里的一个老街区“游艺市场”的故事和它的拆与迁。

SHADOWS OF OLD XI'AN
THE DISAPPEARED RECREATIONAL
SQUARE



曾经风尘驻留的老街区

“游艺市场”，是西安的一个老地名，已经叫了七十多年。是老西安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地方，特别是男人们在背着媳妇吹牛炫耀时，那可是绝对不能承认自己没去过的地方之一。女人们呢，则是常常对此嗤之以鼻，不屑一顾。可是一旦发现自家的男人去了游艺市场或是在那里有了流连，那可就得哭天喊地闹他一场。然后呢，哭是哭，闹是闹，日子照样过，孩子还得养，男人照样吹牛，女人也只能是照样骂骂娘。这些都是“土人”的奶奶在世的时候讲给我的。奶奶说，上个世纪30年代，“游艺市场”就已遐迩西安城。那时候，由于游艺市场是当时西安城里说书的、唱戏的、变戏法的、卖大力丸的、玩杂耍的、开小吃铺、杂货铺的等等，特别是这里是“花馆”（注：妓院）的聚集地而得此名。奶奶还说，那时候西安城里有两个著名的北派“花馆”所在地。一个叫做“民乐园”，一个叫做“游艺市场”。这两个地方的距离很近，都在今天的解放路上，因“花馆”里的风尘女子主要来自北方，而故称北派。这两个“花馆”也还有区分，“民乐园”呢，属于所谓“上九流”的高档区。而“游艺市场”则是聚集了西安城里更多的“下九流”，算是“平民”消费。我跟奶奶说：“噢，那这一带就应该算是‘红灯区’了。”奶奶说：“那时候不叫区，叫‘花馆’。”后来我就想，这老西安们也的确睿智，“民乐园”——“民乐园”——“游艺市场”——“游艺市场”，既有“乐”还“游艺”又“市场”，既含蓄又实质，字面和表意巷子里遗留下的柱顶石。





市场院落中遗存的二层木楼门窗。

蛮是恰当但又不失大面，还能大大方方地提说，的确是惟妙惟肖的。

我走进游艺市场，是在2008年9月的中旬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睁开眼睛，阳光早已挤满了窗户，我心想，这么亮丽的天，太难得了，阳光也好意思出来，也好意思爬上窗户，想让我不好意思？我会吗？嘿嘿。于是就赖在床上不大想起。“土人”对我说：“你再不起床，我就去游艺市场了，听清楚没有，是游艺市场。”他提高了声音。我闭着眼睛装糊涂，不想理他。他又说：“游艺市场要拆了，要真真正正地彻底地拆迁了。”他再一次提高了声音，我正在那里默默地编词想对付他呢！“美女睡觉，丑男打扰，阳光偷看，气气姥姥……”词还没编顺，就让他给惊得一下子全忘了，我一骨碌爬起来对“土人”说：

“哎呀我的娘啊，我还没去过游艺市场呢！”于是紧跟着“土人”奔向游艺市场。其实，在此之前，“土人”已不止一次地去过那里，在那里拍摄了不少照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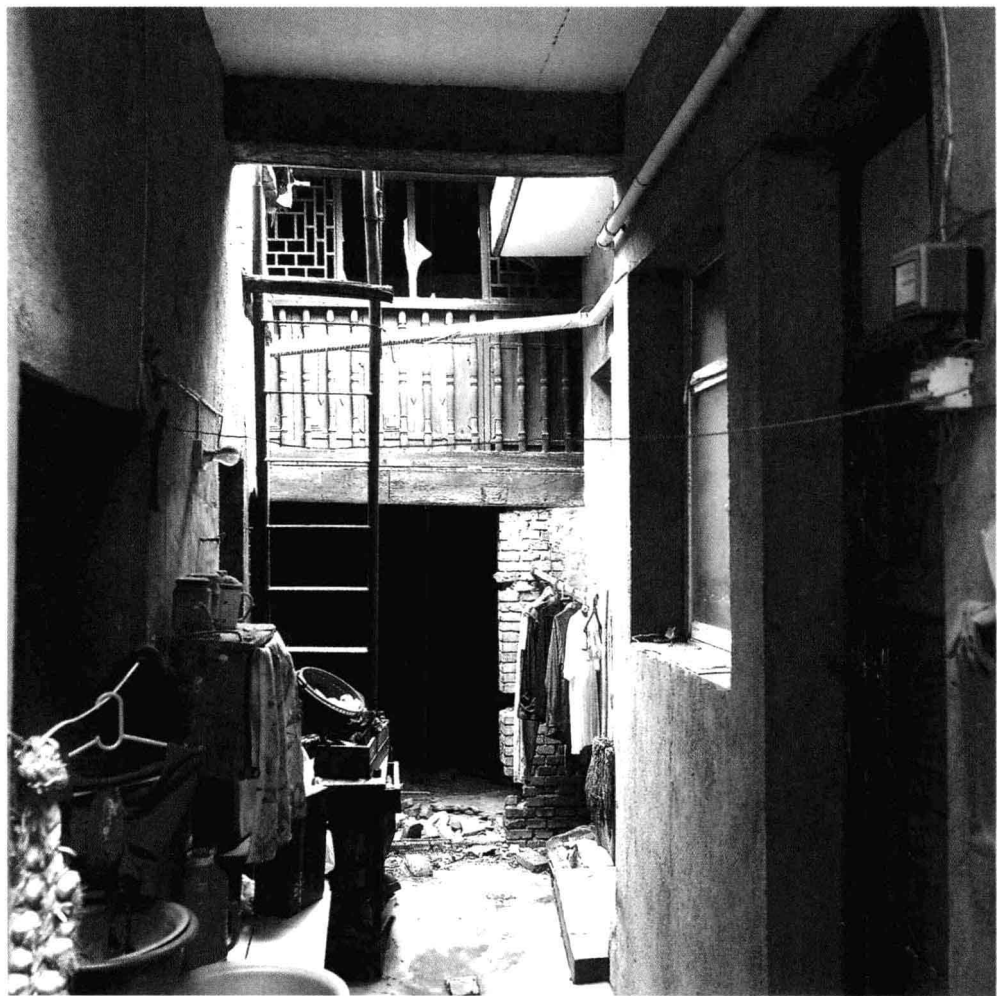
我踩着“土人”的脚后跟紧跟着他，就要走进游艺市场街巷的时候，我拽住了他的衣服对他说：“你要是敢对‘游艺市场’流连，或者对‘北派’向往，我就坐在‘游艺市场’的地上大哭不起来，有可能的话还会满地打滚，在游艺市场里上演一场惊艳绝伦的大戏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来了，而且还要双手叉腰大声地学着骂娘，最好在现场直播，然后呢再制作成一部轰轰烈烈的震撼大片，名字嘛就叫做‘叶大娘威震游艺市场’。”“土人”撇了撇嘴看都没看我一眼说：“‘游艺市场’已经不‘游艺’了，也不‘市场’了，现在又要拆迁了。我呀，哼哼，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要去还不去‘民乐园’？”我嘿嘿地轻轻告诉他：“‘民乐园’已经拆迁过了，就在不久前的去年。”“土人”一脸悲哀地望着天说：“‘愣’（注：音è，西安话，我）的神呀！‘民乐园’呀‘民乐园’你咋就拆咧呢，‘愣’才刚刚邹（注：音zòu，西安话，这里是做的意思）好准备，练好身体，你咋就舍得拆咧呢！”我咬

住嘴唇，嘞住快要喷出来的笑，晃着脑袋高声唱着：“嘿啦啦，嘿啦啦，天空出彩霞，地下开红花呀……”大踏步地走进了西安的“游艺市场”。

游艺市场地处今天西安解放路与东新街什字以西南隅，西边是小农村（注：西安地名。位于西安东新街南侧，尚德路以东，1935年得名），北边主要有西安东新街清真西寺和西安城里最早建立的清真女寺，南面基本上接壤西一路，大约有六亩来地，住有三百多户人家，其中大多数是汉族，也有好几十户回民在此居住，在册人口八百多人（注：派出所户籍册管理处记载的数字）。

游艺市场当年基本上是一个封闭式的大场院，东、南、北三个方向有五条巷子和五个大门。四个大门是对开的两扇门，另一个则是转轴单开。大门上都有门楼，门板大都约有半尺厚，上面都有大个的铁包钉，

市场院落中唯一还能看到的遗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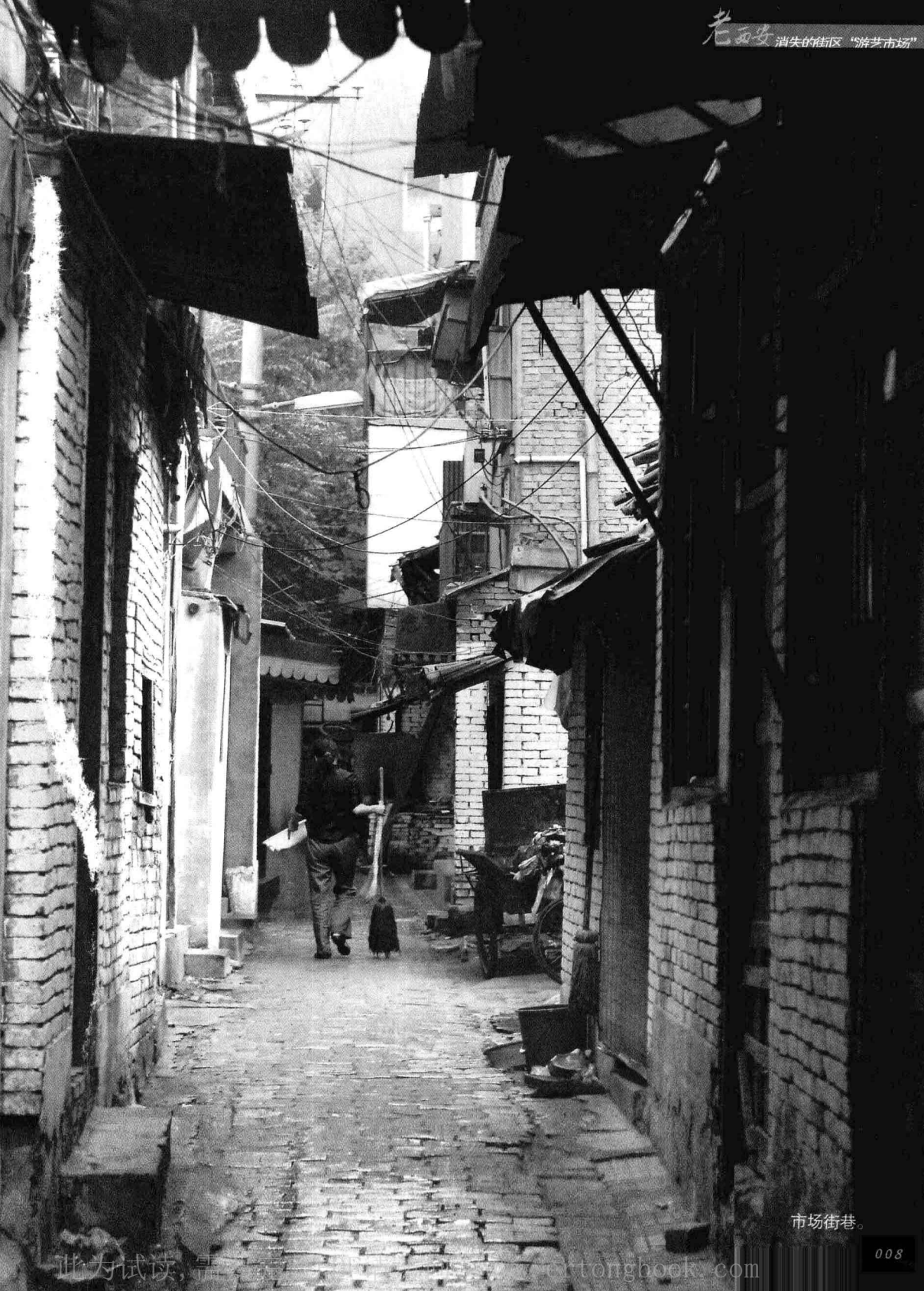




遗存的楼上堆满了杂物。

就像我们见过的城门或老宅大门一样。这些大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还在，那时候还能关能插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西安闹武斗，到处舞刀弄枪乱哄哄的，最厉害最混乱的时候，游艺市场里的住户们还轮流值班看管大门，当时叫做防“五湖四海”。我和“土人”找到了两处，这些大门尚存，还埋在原地的“柱顶石”（注：过去，楼台长廊或大门柱下面作基础用的青石，一般都有石雕工艺）。“土人”拍下了它们。从遗迹上可以看出，这些柱顶石已很有年代，但不知道这次拆迁能不能被挖出来后送到什么地方，比如，西安长安区子午镇上的“关中民俗博物院”，我在那里看到过许多类似的石头。

游艺市场的五条巷子由南向北排列，其中有三条东西走向的巷子，它们的东口都在解放路的西侧。这五条巷子被老住户们习惯地称做“南头、一街、二街、三街、北口”。在一街上有一棵老榆树，它有一人抱那么粗，树冠不小，就像许多故事里说的一样，那是一棵有年头的老榆树。老榆树跟前有个院子，许多人都叫它“莺莺院”，是因为院子里有个孩子叫莺莺，还是这里也有“崔莺莺”的故事再现，已无从可考。老榆树现在已经不在了，是前几年才砍掉的，因为游艺市场里的院中没有下水设施，排水主要是靠渗井，所以有好些地基并不牢固，也因此造成了老榆树的严重倾斜，压到了旁边住户的房墙上，于是就把它伐掉了。



市场街巷。